

花月惜春分

【摘春草】

春分春分，百草返青。

丰子恺说，人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，其实不然，“春工不在花枝，而在草”。

青山绿野，天地为之一新，是春草最先带来春的气息。

欧阳修曾对春分有过精辟的描述：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

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春分过后，更是温暖和煦。早在《诗经》年代，爱情就在春草中滋生。

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中说：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。”

这里的“勺药”，不是艳若牡丹的芍药花，而是一种香草。

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，踏春郊外，采集各种香草，送到心仪的人面前。

或是把香草香花，藏在香囊中，系在腰间，抑或肘后。春风拂过，怀香袖兰，令人心醉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林黛玉也为贾宝玉做过一个香囊，一针一线都是少女欲说还休的小心思。

当她误以为宝玉将香囊赠予别人，恼得立刻把另一个正在做的香囊绞了。

香囊不仅仅是香囊，这里面凝结着一个女人的温柔缱绻，细语呢喃。

当伊人已逝，香囊残香未尽，也会带给有情人无尽的思念与伤悲。

安史之乱，杨贵妃香消玉殒。待到收复西京，唐玄宗派人将爱妃迁葬时才发现，她的玉体只剩一抔白骨，只有戴过的香囊尚在。

唐玄宗见到这枚香囊，睹物思人，系在怀中，老泪纵横。

诗人张祜听闻此事，感慨良多，写下《太真香囊子》：

蹙金妃子小花囊，销耗胸前结旧香。

谁为君王重解得，一生遗恨系心肠。

春日香草的那一缕芳馨，是阴阳两地也斩不断的情思。

【吃春菜】

春分吃春菜。春菜，原本指野苋菜，现在泛指一切春天的时令蔬菜。

在文人雅士眼里，最能凝结春之精华的，恐怕要数香椿了。

香椿不光字里藏春，模样碧青，那味道也荡漾着春的气息。因此吃香椿，也叫作“吃春”。

齐白石成名之前，曾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木匠。有一年春天，他被邀请去乡里一户人家做雕花大床。

他出手不凡，雕花栩栩如生，可是工钱却并不多算。淳朴的乡里人过意不去，拿出大鱼大肉招待他。

他却笑着说：“不必不必，只要一碗香椿炒鸡蛋就可以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黄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端上了桌。齐白石一边吃，一边夸赞：“真好真好，

日后我们大家也像香椿一样地发。”

汪曾祺也喜欢香椿。娇嫩的香椿，在开水里稍稍一烫，等碧叶转绿，就捞出来，糍以细盐，等它冷却，与豆腐同拌，加几滴香油，那滋味，真是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。

然而香椿却不是人人都爱的，毕竟它的味道独特，爱它的人会上瘾，厌恶它的人，却是连味道都不愿闻的。

陆游喜欢吃荠菜，他在《荠菜诗》里写下“陆氏荠菜”的做法：用盐和醋腌制荠菜，再稍微加点生姜与月桂，可以延长保存时间，那滋味真是妙绝。

在周作人儿时的记忆里，春天常吃的野菜是草紫（紫云英），茎嫩鲜美，有点像豌豆苗。

相较于味道，大片草紫营造的画面，更是令人愉悦：紫红色的花，一片锦绣，犹如铺着华美的地毯，花朵状如蝴蝶，小孩最是欢喜。

【寄春情】

陈竹隐却不以为然，她钦佩他的才学，就连他的土气，也显得可爱起来。

陈竹隐并不是平凡的女学生，她是齐白石的女弟子，擅长国画与昆曲。

两个才情非凡的人，惺惺相惜，很快便在春日的河边、青草畔约会起来。

1933年的春天，朱自清的人生似乎一下子柳暗花明了。他与陈竹隐缔结姻缘，喜得贵子，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。

春风得意的他，洋洋洒洒地写下经典名作《春》：

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。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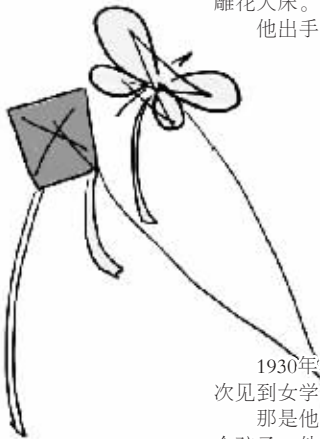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心中蓬勃而出的春意。

歌手筠子唱过一首叫《春分》的歌：

“来啊，来看那春天，她只有一次啊。而秋天是假的，生活多遥远啊。你不要，不要脱下冬的衣裳，你可知，春天如此短，她一去就不再来了。”

词是高晓松写的，曲是朴树谱的。筠子慵懒迷离的声线，曾经在每一个春分时节，浅唱低吟。

今天是春分。春过半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春花红，春柳碧。再过一个多月，春姑娘就要走了，还不赶紧赏春寻春？



记者 陈也喆 / 文
章丽珍 / 绘

【听春雨】

一春能有几番晴。

徐铉有诗云，“春分雨脚落声微”，春雨绵绵，柔弱无声，落在青石板上，像小姑娘的碎步，轻轻巧巧。

在朱自清眼里，春天的雨是最寻常的，一下就是三两天，而且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。家家户户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

郁达夫生长在多雨的江南，早已厌烦了雨。可他唯独觉得春日暝蒙，花枝枯竭的时候，得几点微雨，是一件特别可爱的事。

春雨纷纷，总让他想起那些春雨的诗句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“杏花春雨江南”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。口中吟诵着，耳畔伴着雨声，也不失为一种诗意。

周作人不喜欢“哗啦啦”的雨声，他甚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苦雨”。

可他倒是喜欢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春雨声。

欸乃的橹声，“靠塘来，靠下去”的呼声，听着像是梦呓似的诗境。

【惜离别】

“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。绿野徘徊月，晴天断续云。燕飞犹个个，花落已纷纷。思妇高楼晚，歌声不可闻”。

徐铉的这首《春分日》，写的正是春分那天的情景。

春天已进入第二个月，春色转眼过半。绿草萋萋，落花纷纷，燕群飞舞，只有那深闺女子寂寞难耐，登上高楼，高歌一曲，遥寄自己的心上人。那歌声凄凄切切，听得人肝肠寸断。

春天倏忽而过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韶华易逝、美人迟暮。

闺中少妇正是看到春色如许，却已花落满地，不由联想到自己的青春，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，蹉跎老去。

她的心上人，也许正在建功立业，追名逐利，也许明天来，也许还要过些时日，但她的青春不等人，春光不再来。

唐代诗人钱起，也曾春分时节，与夫人依依惜别：“含情别故侣，花月惜春分。”

连娇花明月都爱惜春分，更何况世间有情人？

